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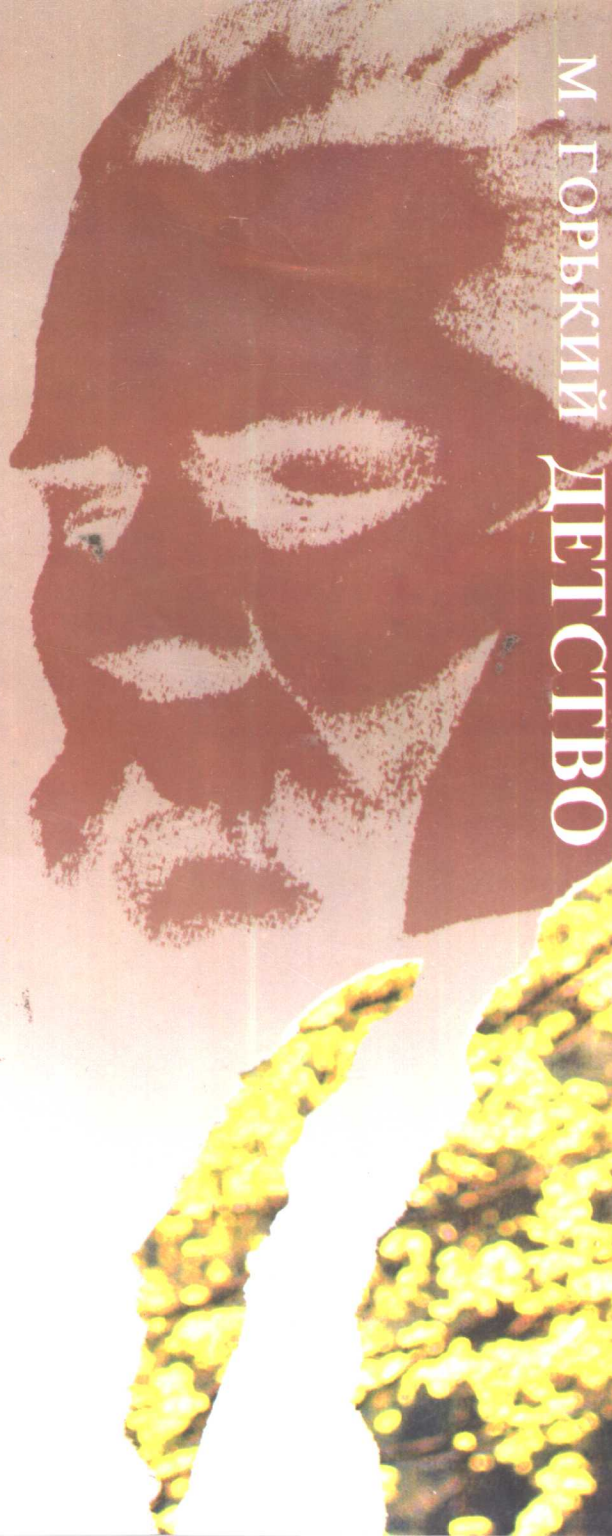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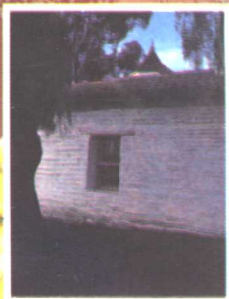
〔俄〕高尔基著

郑海凌译

漓江出版社

# 童年

М. ГОРЬКИЙ ДЕТСТВО



# 童年

[俄]高尔基著

郑海凌译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童年/[俄]高尔基著;郑海凌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8

ISBN 7 5407-1926-5

I. 童… II. ①高… ②郑…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42680号

童 年

[俄]高尔基 著

郑海凌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日报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625 插页:2 字数:227千字

1996年5月第1版 2001年11月第13次印刷

印数:192001-202000

ISBN 7-5407-1926-5/I·1200

定价:10.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发行部电话:(0773)2863978 2863956

传 真:(0773)2821268

## 译 本 序 言

韩静霆

俄罗斯艺术大师的作品，是我的教科书。我怯怯地望着文学之门而颤栗的少年时代，看过一幅油画，画中列夫·托尔斯泰正在写书。那是一间木板搭起的阁楼，光线昏暗，老爷子和木板房以及低矮的旧木桌融为一体，混沌沌的。感觉中外面的世界全都消逝了，只有托氏在往低矮的木桌上掏什么。任怎么呼叫，托氏也不会把眼珠转过来，不会停止他手里的活计。他那宽松的绣花衬衫像个大口袋，也许《复活》里的玛丝洛娃，还有《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主人公，都在那个大口袋里活着，一不小心就跑了出来。倘若老爷子托氏没有活过两辈子三辈子，如何会从衣袖里掏出了那纷繁多变、摇曳多姿、多情多泪的生活？

列夫·托尔斯泰是世界级的老祖父。

列夫·托尔斯泰生着一大堆胡子。

俄国多数艺术大师都是大堆大堆的胡子。

高尔基也有胡子。

我想我没指望了，在世上混了五十年，也干文学的活儿，可胡子还是没有如意如数地长成堆。

最初是从小人书上认识高尔基的。

那会儿，我自己也是小人书。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母亲》……这些书让我知道了高尔基同志的祖父是个穿着旧呢制服的沙俄军官，外祖父是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是列宾油画中裸露着赤铜色脊梁的那种人。也知道了高尔基在鞋店做过小徒弟，甚至和他一起看见了鞋店老板怎样去抚摸女客的肥足，又吻自己发臭的手指，听见了躲在门后的高尔基咯咯的笑声。

高尔基是我和我们几代人的童年的伙伴。

后来在中学课本里读到他的《海燕》。我的中学语文老师刘湘林是长沙人，喜好并擅长用湖南调儿朗诵：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高傲地飞翔。

湘林老师那昂首向天的样子，和他那乍大乍细的音乐般的声调，还有那频频出现的泛音（四十个字中有“大、风、集、燕、色、电、傲、飞”八个泛音），引起我们浓厚的学习兴趣和临摹欲望。于是，我读书的关东小镇中学里，到处飞翔着湖南的“海燕”。

这只“海燕”，一直随着我飞入京华。

随着阅读高尔基作品量的增大，我渐渐偷窥到了他那颗饱经忧患、饱含真情的比海洋和天空还要博大的心灵。还了解到这位伟大的俄国作家，早在九十五年前（1900年），就发信邀请契诃夫说，“一同到中国去吗？……一同去吧！”他又说，“中国的念头在折磨我。非常想到中国去！”虽然高尔基终于没能摆脱中国诱

惑的折磨，没有趟过黑河，不过，七年以后，1907年，光绪年间，他的作品趟过了黑河进入中国——有了中译本。

优秀作家的作品是通行世界的“绿卡”。

高尔基的声音穿越了空间的壁垒和时间的隧道。

印象非常深的是高尔基曾经写过，他梦中有一双破旧的靴子，在不停地行走。

我在中央音乐学院读书时，俄语是一门课程。

因为我读音乐学院前在社会上做工，从未学过俄文，同班同学却已在附中至少学过了三年。我听课如听上界的天方夜谭，跟不上进度，就郑重要求免修了。

如释重负，欢呼雀跃。

若干年后，我有了随作家代表团出访苏联的机会。

这分明是很不客气的玩笑，或者叫做惩罚。

来到俄语成为生活必需品和生命的一种元素的世界，我忽然就变成了聋子、瞎子和哑巴。没有翻译刘宪平陪同，不能上街，不认识路，不懂问路，不会看地图。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地铁发达，可那一层又一层深下去的地铁，对我来说就是地狱，下去了不知怎么出来。因为语言的关系，很难再搞什么细腻描绘，幽默调侃，诗意盎然了，说些话都直观而且直白，为了让翻译尽快地传达过去。翻译十分热情，热烈，尽心，尽职，越是这样就越不容易。遇到人多的场合，与苏联作家朋友面面相觑，只好东张西望，等着翻译从别人那儿忙完了再开口。这时候，知道国语说的什么“眉目传情”，其实是有限的，倘不先递了话去，真不知道怎么传，传给谁？还有大家常说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风流”个鬼！

风马牛不相及！吃饭的时间也因为语言的关系变得冗长，累人，一切美丽的多情的诗意的祝酒词都必须重复一遍。一次宴会上，我与一位苏联作家夫人试着“对话”，她把两指竖在头上，哧地叫了一声——请我品尝牛肉；我把两手掌伸开，做波浪状——请她大餐鳕鱼。可是，轮到土豆沙拉，我们全都没办法了，手语无法表述，只好用钢叉敲盘子了。

假如没有翻译，我还敢趟过黑河吗？过了黑河又做什么去？

更不要说读高尔基了。

《克里姆·萨特金的一生》、《阿尔达莫诺夫家事》，还有《夜店》，从何得知得见？

还有我极其钟爱的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些作品，那是我们不应该或缺的营养。

的确应该深谢翻译家们的劳动，谢谢诸位为我们开启了一扇可以远行的门，准备了丰盛的大餐，使我们的耳朵和眼睛幸福，叫我们不至于贫血，缺氧，不再做夜郎的臣民。

高尔基的作品虽早有中译本，但漓江出版社的新译依然是不可或缺的。《童年》的译者郑海凌原是我的战友，他在空军领导机关工作的时候，我和他在同一幢大楼办公。他专攻俄文，出过国，获得过文学翻译最高奖——彩虹文学翻译奖。《在人间》的译者刘引梅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有经验的外国文学编辑、副编审。《我的大学》的译者陆桂荣是北京师范大学教学、翻译均有专长的教授。我认为，不同翻译家的叙述表情，叙述语调，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审美感觉。况且，漓江版的译本，是在吸取前人译作

的经验教训之后有所发现有所拓进，是站在今日文学的厚土之上的。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讲，翻译家的翻译，可与剧作的重新排演，与演奏家的二度创作有相似之处？

我相信漓江版的高尔基三部曲会带给读者耳目一新的“琴声”。

是为序。

1995年6月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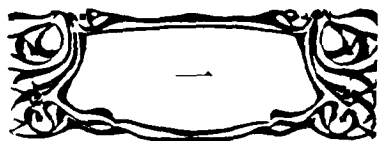
## 献给我的儿子

## 内容简介

高尔基(1868—1936年),原名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是高尔基文学遗产中最优秀的部分之一。

《童年》是这套三部曲的第一部,讲述的是高尔基幼年丧父、母亲改嫁,他跟随脾气暴躁的、日渐破落的小作坊主外公外婆生活的童年时光。此书通过一个儿童无邪的眼光,向读者生动地展示了19世纪中叶俄罗斯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描绘了许许多多社会小市民丑陋和愚昧的生活风貌以及当时俄国的宗教、丧葬等民风民俗。高尔基的这些回忆,有助于我们了解沙皇俄国那个时代的风貌,了解一代文学大师高尔基童年时的社会环境。

组稿编辑 宋安群  
责任编辑 林柳源  
          李伟光  
审读编辑 罗任芳  
封面设计 吴烈民  
插    图 韦丹意



狭小的房间里，光线很暗。父亲直挺挺地躺在窗下的地板上，蒙着白布，身子显得特别长。他的光脚露在外面，脚趾古怪地张开着；那双时常抚爱我的手一动不动地放在胸前，手指也是弯曲的；他那双时常乐呵呵的眼睛紧闭着，眼皮上盖着两枚圆圆的铜币；他那张和蔼的面孔变得乌黑，难看地齜着牙，看上去怪吓人的。

母亲半裸着身子，穿着一条红裙子，跪在父亲身旁，正在用那把小黑梳子给我父亲梳头，把父亲那长长的柔软的头发从前额梳到后脑勺。那把小黑梳子是我喜欢的东西，我常常用它锯西瓜皮。母亲给我父亲梳头的时候，嘴里不停地唠叨着，嗓音低沉、沙哑。她眼睛红肿，仿佛融化了似的，大滴大滴的泪水从她那双浅灰色的眼睛里流下来。

外婆拉着我的手。她长得胖乎乎的，大脑袋，大眼睛，鼻子上皮肉松弛，令人好笑。外婆身子软绵绵的，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人。这时她穿着一身黑衣裳，也在哭，但她的哭跟我母亲不同，她总是伴随着我母亲哭，像唱歌似的，哭得很老练。她

## 2 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

---

全身颤抖，使劲拉着我，要把我推到父亲身边去。我向后扭着身子，躲在外婆身后，不肯朝前去。我心里害怕，同时又感到难为情。

我还从来没见过大人哭。外婆一再对我说的话，我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快去跟你爹爹告别，往后你就见不到他了，他死了，乖孩子，他不该死啊，他还不到年龄……”

我刚刚大病初愈，才能下床走路。我清楚地记得，在我生病期间，父亲照料着我，他总是——副乐呵呵的样子。后来，他突然消失了<sup>①</sup>，外婆接替父亲来照料我。我外婆是个很古怪的人。

“你是从哪儿走来的？”我问外婆。

外婆回答说：

“从上头来，从下面来，我不是走来的，是搭船来的！在水上可不能走路<sup>②</sup>，傻瓜！”

她这话真可笑，简直让人莫名其妙：我家楼上住着一些留着大胡子并且染了头发的波斯人，楼下的地下室里住着一个黄脸皮的加尔梅克族老头，是个卖羊皮的小贩。在楼梯的栏杆上可以玩滑滑梯，要是不当心摔倒了，就翻着跟头滚下去，这一

---

① 高尔基三岁时，在伏尔加河下游的阿斯特拉罕城患霍乱，父亲看护幼小的孩子，不幸染病而死。

② 这句话里的“上头”是指伏尔加河上游，“下面”是指下新城（后更名高尔基城），这些词在俄语中是谐音字。俄语中的“走来”和“乘船来”是不同的动词。此处孩子用词不当，外婆纠正他。



母亲给我父亲梳头的时候，嘴里不停地唠叨着



点我是再清楚不过了。这里哪儿来的水呢？全是哄弄人，前言不搭后语的，真叫人好笑。

“为什么说我是傻瓜？”

“因为你爱吵闹。”外婆说，她脸上也带着笑。

外婆说话语气亲切、快活，富有乐感。自从我第一天见到她，我们俩就成了好朋友，此刻，我多么希望她快点带我离开这间小屋啊。

母亲使我感到压抑。她的泪水，她的号哭，都使我感到新奇，使我惊恐不安。我第一次看见她今天这个样子。母亲平日神色很严厉，很少说话。她个子很高，牛高马大的，总是打扮得干净利索。母亲的身体很结实，一双强壮的大手有劲极了。可是现在，她似乎全身肿胀起来，头发蓬乱，衣衫不整，看上去令人难受，仿佛她的一切都乱了套。往日头发整整齐齐地盘在头上，像戴了一顶油光锃亮的大帽子，现在却披散在赤裸的肩头，滑落到脸上。她有一半头发编成一条辫子，不时摆来摆去，轻触着父亲那张沉睡的脸。我在房间里站着，站了好长时间，但母亲没有理睬我，甚至没有抬眼望我一下。她一直在给父亲梳头，不停地号哭，哽咽着，泣不成声。

几个穿黑衣服的乡下人和一名巡警站在门口朝屋里望了望，那巡警气呼呼地喊道：

“快点抬走！”

窗户上挂着一条深色的大披巾，代替了窗帘。披巾被风吹得鼓起来，恰如一张船帆。有一回，父亲带我乘小帆船游玩，忽然，响起一声霹雳。父亲笑了。他用双膝紧紧地夹住我，喊道：

“别怕，卢克<sup>①</sup>，没事儿！”

这时，母亲忽然吃力地从地板上站起来，但立刻就坐下了，仰面躺下，头发铺散在地板上。她那张惨白的脸变得铁青，两眼紧闭着，像父亲那样齜着牙，用吓人的声音说：

“快关上门……把阿列克赛抱出去！”

外婆连忙把我推开，跑到门口，喊道：

“亲爱的街坊们，不要害怕，不要多管闲事，看在基督份上，快走开吧！这不是霍乱症，是女人临产。老爷们，行行好吧！”

我躲在箱子后面黑暗的角落里，从这里看得见母亲躺在地板上，身子不停地弯曲着，哼哼呀呀地叫着，牙咬得吱吱响。外婆在她身边爬来爬去，不停地安慰她，那声音听起来既亲切又快活：

“为了圣父圣子！忍着点儿，瓦留莎……圣母保佑……”

我心里很害怕。母亲和外婆在地板上忙来忙去，就在父亲身边，有时碰着父亲的身子，又是呻吟，又是喊叫，可我父亲却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说不定还在笑呢。外婆和母亲在地板上折腾了好久，母亲不止一次地站起身来，然后又躺下去，外婆像一只柔软的大黑皮球似的，有时跑到门外去，不一会儿又跑进来。后来，黑暗中忽然传来婴儿的哭声。

“感谢上帝！”外婆说，“是个男孩！”

接着，外婆点燃了蜡烛。

我是在屋角里睡着了，后来的事我什么也不记得了。

留在我记忆中的第二个印象是，在一个阴雨天，荒凉的公

---

<sup>①</sup> 父亲对幼小的高尔基的称呼，意为“葱头”。



墓的一个角落，我站在滑溜溜的黏土小丘上，望着墓穴。这时，父亲的棺材已经放进墓穴里，墓穴底部有积水，还有几只青蛙。有两只青蛙已爬到米黄色的棺材盖上。

在父亲墓前，除我以外，还有外婆以及浑身被雨淋湿的巡警和两个乡下人。那两个乡下人满脸怒气，手里拿着铁锹。暖融融的细雨像细小的珍珠似的洒落在大家身上。

“开始封土吧。”巡警朝一旁走开，说。

外婆用头巾下角捂着脸哭起来。那两个乡下人躬下身子，急急忙忙地给墓穴封土，墓穴里的积水给土块打得啪啪作响。爬在棺材盖上的青蛙急忙跳下来，刚要往穴壁上爬，马上就被土块打落到墓穴底部去了。

“你离远一点儿，廖尼亚<sup>①</sup>。”外婆揪住我的肩膀，对我说。我挣脱了她的手，我不愿离开这里。

“真是拿你没办法，上帝啊。”不知外婆在埋怨我，还是埋怨上帝。她久久地站在那里，低垂着头，沉默不语。墓穴填平了，她依旧站在那里。

那两个乡下人用铁锹重重地拍打着坟墓上的泥土。忽然起风了，细雨旋即随风而去。外婆拉着我的手，领我来到远处的一座教堂前，这里有许多深色的十字架。

“你怎么不哭啊？”她领我走出墓地的围墙，问道，“你应该哭啊！”

“我哭不出来。”我答道。

“哼，哭不出来，这样可不好。”外婆轻声对我说。

---

① 高尔基的小名。